

Hilary Mantel



暗杀

希拉里·曼特尔短篇小说集

[英] 希拉里·曼特尔 著
黄昱宇 译

The Assassina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

上海译文出版社



暗 杀

希拉里·曼特尔短篇小说集

[英]希拉里·曼特尔 著
黄昱宁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暗杀: 希拉里·曼特尔短篇小说集/ (英) 曼特尔
(Hilary Mantel) 著; 黄昱宁译. —上海: 上海译文
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327-7469-2

I. ①暗… II. ①曼… ②黄… III.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3493号

Hilary Mantel

The Assassina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

Copyright © 2014 Hilary Mantel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M. Heath & Co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4-960号

暗杀: 希拉里·曼特尔短篇小说集

[英] 希拉里·曼特尔/著 黄昱宁/译
责任编辑/宋玲 装帧设计/姚荣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5 字数 101,000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7469-2/I·4558

定价: 4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7910000

致比尔·汉密尔顿，
威廉第四街上的男人：
三十年来，无以言谢

目 录

很抱歉打扰你	001
逗号	027
长 QT 综合征	044
寒假	050
哈雷街	059
人身伤害	079
我该怎么认你?	093
心跳骤停	120
终点站	137
刺杀撒切尔	144
英文学校	175
看不见的门 (代译后记)	210

很抱歉打扰你

那些日子，门铃不常响，只要一响，我就躲进里屋去。惟有听到那种响个不停的铃，我才会蹑手蹑脚地踩着地毯走到门口，门上有猫眼。我们防卫森严，门闩和百叶窗，单闩锁和榫眼，高高的防盗窗，一应俱全。透过猫眼，我看见一个心烦意乱的男人，身上穿一件皱巴巴的银灰色正装：三十多岁，亚洲人。他从门口往后退了几步，正在四下张望，看看对面那扇锁上的门，看看上面积满灰尘的大理石阶梯。他拍拍自己的口袋，掏出一团捏成球状的手帕，在脸上抹了一通。他的表情实在是忧虑得很，弄得满脸的汗水简直像是泪水。我打开了门。

门一开，他就举起双手，好像为了表示他手无寸铁，他的手帕像一面白旗子那样垂下来。“女士！”瓷砖墙上的光斑斑驳驳、影影绰绰，在这样的光线中，我的肤色一定是骇人的惨白。可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拽了一下皱巴巴的外套，抬起一只手理理头发，然后像变戏法似的递来他的名片。“穆罕默德·伊甲兹。做

进出口的。很抱歉，打扰了你的午后时光。我彻底迷路了。能让我用一下你的电话吗？”

我往旁边一站，让他进屋。我确实确实露出了微笑。考虑到后面发生的事，我只能猜测我当时确实笑了。“没问题。只要今天电话管用就行。”

我走在前面，他跟在后面，边走边说：一单要紧的生意，他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只是还得与客户见上一面，时间——他挽起袖子，看看他的假劳力士表——时间快到了；地址他是有的——他再次拍拍口袋——可是那办公室却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他飞快地对着电话讲阿拉伯语，流利，咄咄逼人，他的眉毛挑起来，最后摇摇头；他放下听筒，惋惜地看看它；接着又抬起头看我，脸上浮起一抹酸涩的笑。嘴没长好，我想。差一点就能算个英俊的男人了，可就差那么一点：清瘦，面如土色，轻易就能放倒。“女士，我欠你的情，”他说。“我得马上冲过去。”

我想给他帮点什么忙——让他用洗手间？放松一下歇歇脚？我不知道该如何措辞。“梳洗”，这个荒唐的词儿从脑海里浮现出来。可他此时已经作势冲向门口——尽管，看刚才那个电话挂断时的情势，我猜想，在他要去的那个地方，他们并不像他那样渴望见面。“这个发疯的城市，”他说，“他们老是在街上挖

来挖去，东搬西挪。很抱歉这样闯进来，打搅你的隐私。”在客厅里，他又四下里扫视了一番，还往楼上瞥了一眼。“只有英国人才会帮你。”他飞奔穿过客厅，费力地推开外面那扇带着沉重铁网的大门，一时间，麦地那大街上单调的市声涌进来。门转回原位，他走了。我小心翼翼地关上门，融入一阵压抑的静默中。空调咯咯作响，就像一个年迈的亲戚在漫不经心地咳嗽。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杀虫剂气味，有时候我一边走一边喷，这玩意会环绕在我周围，像轻盈的薄雾，像面纱。我又拿出短语手册和磁带。第五课：我住在吉达^①。我今天忙着。真主赐予你力量！

下午我丈夫回家时，我告诉他：“有个迷路的男人进来过。巴基斯坦人。生意人。我让他进来打了个电话。”

丈夫没做声。空调又发出了干咳的声音。他走进浴室，赶走几只蟑螂，开始冲凉。再出来时，他光着身子滴着水，往床上一躺，瞪着天花板。第二天，我就把那张名片扔进了垃圾桶。

那天下午门铃又响了。伊甲兹回来，又是道歉又是解释，谢谢我救了他。我给他泡了一杯速溶咖啡，他坐下来跟我聊了点他自己的事。

^① 沙特阿拉伯地名。

这些事情发生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当时我在沙特阿拉伯已经待了六个月。我的丈夫供职于一家本部在大多伦多的地质顾问公司，后来被他们临时借调到矿物资源部。他大多数同事都给安置在家属“大院”，每套房子大小不一，可是单身汉和像我们这样没孩子的夫妻就只能将就，有什么就住什么。这是我们住过的第二套公寓。此前住在这里的那个美国单身汉刚刚匆匆搬走。这栋楼有四套公寓，一位沙特公务员携妻儿住在楼上；第四套空置；在底楼，跟我们的公寓隔着走道相望的位置住着一个巴基斯坦会计，替一位政府部长工作，处理他的个人财务。单身汉以前间或会在走道或者楼梯上撞见这两家的女眷——一个一身黑袍，从头裹到脚，另一个面纱半遮——单身汉的一句“哈罗”（也可能就是一声“嗨”），给她们的生活多少增添了一点儿亮色。

除此之外，并没有迹象表明他有行为失检之处。可他还是遭到了投诉，只好走人，于是我们搬进去，取而代之。以沙特标准衡量，这套公寓小得很。地毯是米黄色的，米白的墙纸上有淡淡的波浪图案，几乎看不出来。窗户上装着重重的木制百叶板，你得在里面转动手柄才能把百叶板合上。就算百叶板张开的时候，光线还是昏暗，从早到晚我都得开着带状灯。几个房间均以深色木制双开门相隔，门重得就像棺材盖。我觉得就像是住进了殡仪馆，身边堆满样品，而那些虫子里的机会主义者，纷纷扑到灯上

把自己炸熟。

他毕业于迈阿密商科学学校，伊甲兹说，他的业务，他目前的主营业务，是瓶装水。那单生意顺利吗，昨天那单？他闪烁其词——显然，事情没那么简单。他单手挥了挥——得给它点儿时间，给它点儿时间。

我那会儿在这座城里还没什么朋友。社交生活——尽管不太像样——均以私家宅院为中心；没有影院、剧场和演讲厅。体育场倒是有的，但没有女人的份。不允许出现“混合聚会”。沙特人不能跟外国劳工混在一起。前者看不起后者，觉得他们都是有用的坏人，不过白皮肤、讲英文的外籍人士好歹在这类人里占据最高等级。别人——比如伊甲兹——就属于“第三世界国民”，一旦贴上这块标签，他们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刻薄、侮辱，还会在日常琐事中遭遇错综复杂的状况。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通常在商店里打工，要不就是做点儿小生意。菲律宾人在建筑工地上干活。从泰国来的男人扫大街。大胡子也门人坐在上锁的商店门外的人行道上，他们的裙子皱巴巴，长满毛的腿伸在外面，他们的人字拖鞋离那些嗖嗖驶过的汽车只有几英寸远。

我结婚了，伊甲兹说，娶了个美国人；你得见见她。也许，他说，也许你能帮帮她，你明白吗？依我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

照吉达惯常的风俗，让夫妻们老待在一起。在这座城里，女人没什么动力可言；她们拿不到驾驶执照，而雇得起司机的只有富人。所以想出门的夫妻就得一起行动。我觉得伊甲兹和我丈夫是交不上朋友的。伊甲兹太好动，神经兮兮。动不动就笑起来。他老是拽衣领，扭动他那双被皮鞋夹痛的脚，老是在那块假劳力士表上轻轻敲打；老是在道歉。我们的公寓就在港口边上，他说，跟我哥嫂住在一起，不过他刚回迈阿密，而我妈刚过来看我们，我太太来自美国，我们有一子一女，一个六岁，一个八岁。他伸手摸出钱包，给我看一个长得怪模怪样、脑袋尖尖的小男孩。“萨利姆。”

临走前，他再次感谢我信任他，让他走进我的屋子。呃，他说，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话说回来，把急于求助的陌生人往坏里想，这不是英国人的处事方式。他在门口握住我的手。就这样吧，我想。我多少有点意识到：最好到此为止。

因为人总是被别人观察着：他们俯视着你，而不是清晰准确地看见你，认得你。我的巴基斯坦邻居亚什敏每回走到我们两家中间的地带时，都会飞快地在一头髻发上裹一条头巾，双眼窥视门口周围；她的动作紧张而机警，在大理石地面上跳来跳去，脑袋不时向两边转动，担心有人恰恰就在这个时候挤进这扇重重

的、临街的大门。有时候，我被从门缝里吹进来、积在大理石地面上的灰尘惹恼，抄起一把长扫帚走出家门，来到这栋楼的门厅里。此时，如果我的那位沙特男邻居从二楼下来去拿车，他就会一边从我挥舞的扫帚上跨过去，一边别过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是在用“视而不见”向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表示尊重。

我拿不准伊甲兹对我是不是也怀有这样的尊重。我们的情形不合常规，很容易引发误解：我有了一个会在下午登门拜访的客人。他也许认为，只有那种动辄喜欢拿自己冒险的女人才会允许一个陌生人走进她的屋子。不过，对于他可能会怎么想，我不能妄加猜测。当然啦，一所迈阿密的商科学校，还有那些他在西方待过的日子，会让我的态度在他眼里显得不那么异常吧？他现在算是认识我了，言谈松弛下来，充满了他拿来自嘲的冷笑话；不过，他还是喜欢抖动双脚，喜欢拽衣领，喜欢用手指敲。听磁带的时候，我发觉第十九课已经预先讲到了与他类似的情形：我把地址告诉司机，可等我们抵达时，却发现这个地址根本没有什么房子。我希望用轻描淡写的友好态度（我也确实仅止于此）向他表明，我们的关系完全可以简单明了，因为他对我根本就没有魅力可言——乏善可陈到简直让我有点抱歉的地步。事情就是到这一步开始变得糟糕的——我觉得我必须证明他认定我具有的那种国民性是准确无误的，所以我绝不能看轻他，不能拒绝一段友

情，以免他以为我这样做是因为他来自第三世界国家。

他的第二次乃至第三次来访都是一种打扰，简直让人恼火。在这座城市里没什么选择，我早已决定把我的孤独抱在怀里，悉心照料。那些日子我正病着，还接受了一套反应剧烈的药物疗程，不仅头痛目眩、听力下降，而且哪怕在饥饿状态中也吃不下东西。那些药很贵，得从英国进口；我丈夫的公司用快件送过来。消息走漏出去，公司里别家的妻子就断定我吃的是治疗不育的药；可这事我并不知道，于是我们聊天的氛围就变得异常古怪，我甚至感觉到了一点险恶的意味。我被迫参加公司社交活动时，她们为什么老是要说起那些曾经流产过、如今孩子在童车上活蹦乱跳的女人？一个年长的女人悄悄透露，她的两个孩子都是领养的；我看着她们，心里想，耶稣啊，从哪里领养的？动物园吗？我的巴基斯坦邻居也掺和进来，嘀嘀咕咕，说我很快就要有孩子了——她听到了传闻，可我否认了她的暗示，指出她其实是自己怀了头胎，想找个伴儿。平时的上午我多半会看到她，休息时喝杯咖啡聊个天，我宁可把话题引到伊斯兰教上，这轻而易举；她受过教育，热衷于指导别人。六月六日：“和我的邻居共度两小时，”我在日记里写道，“拓宽了文化鸿沟。”

第二天，丈夫把机票带回家，还有七周后我们首次回国探亲要用的出境签证。六月九日，周四：“在我的头上发现一根白发。”

国内正有一场大选，我们彻夜不眠，收听BBC世界通讯社报告选举结果。我们把灯一关，那个杂货商的女儿^①就在我的梦里和着《利利布蕾落》^②的曲调跳吉格舞。周五放假，我们一觉睡到中午，直到祷告广播响起。斋月开始了。六月十五日，周三：“读《三度轮回》^③，偶尔呕吐。”

十六日，跟我们隔着门厅相望的邻居出门朝圣，穿一身白色长袍。走之前他们按了我们的门铃：“需要我们从麦加给你们捎点东西吗？”六月十九日，我实在想换换花样，就把起居室里的家具挪了一下位置，然后记下一笔：“没有明显改善。”我写我陷在“既难受又烦人的念头”里，可我没说清楚到底是什么念头。我把自己描述成“燥热、恶心且郁闷”。七月四日我肯定开心了一点，因为我一边熨衣服一边听《英雄交响曲》。可是，七月十日早上，我先起床，煮咖啡，然后走进起居室，发现那些家具似乎在努力自己挪回原位。一把扶手椅向左歪倒，好像在醉醺醺地舞蹈；椅子底部有一侧抵住地毯，但另一侧的一只脚在空中，完全靠一只脆弱的废纸篓边缘保持微妙的平衡。我张大嘴巴，冲回卧室；那天是公共假期，我丈夫正半梦半醒着。我冲着他喋喋不

① 指撒切尔夫人。

② 英国1688年革命时流行的一支歌曲。

③ 澳大利亚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特里克·怀特的长篇小说。

休。他静静地起床，戴上眼镜，跟我出去。他站到起居室门口。他四下看了看，然后毫不犹豫地告诉我，这事跟他无关。他走进浴室。我听到他关上门，咒骂蟑螂，打开淋浴。后来我说我肯定是梦游了。你觉得是这么回事吧？你觉得是我干的？七月十二日：“搞破坏的梦又来了。”

麻烦的是，伊甲兹知道我在家；我还怎么到别处去呢？有一天下午，我把他晾在门厅里，他不停地按门铃，接下来的那次，我让他进屋，他问我上回去了哪里；我说，“啊，抱歉，我当时肯定是去邻居家串门了。”看得出来，他并不相信我，他那么悲伤地看着我，搞得我一下子就心软了。吉达让他烦恼，令他受辱，他说他想念美国，他想念造访伦敦的那些时光，他得马上去一次，休息休息；他问我们什么时候走呢，也许咱们可以在那里见个面？我解释说，我的家并不在伦敦，这话让他吃了一惊；他似乎猜疑这是我的托辞，就跟他按门铃我不理是一回事。“我能弄到出境签证的，”他又说了一遍。“在那里碰个头。那里没有这些……”他指指那些像棺材盖似的门，那些沉重而任性的家具。

那天他把我逗得笑起来，因为他提到他的第一个女朋友，美国姑娘，绰号叫斑点。三言两语就能描述出她的样子，活泼时髦，皮肤被阳光晒成棕色，某天，她突然脱下上衣，赤裸的乳房弹跳着贴到他身上，终结了他那苍白孱弱的童贞，让他震惊不

已。当时他感受到的畏惧，触碰到她时油然而生的惊恐……还有他那有失颜面的表现……回想起这些事，他禁不住用指关节直敲脑门。我想我当时听得入了神。一个大男人能有多少机会讲这些事？我说给丈夫听，想逗他笑一笑，可他没笑。通常，为了帮他一把，我总是赶在他从部里回到家之前用吸尘器吸蟑螂。他脱下衣服，掉头就走。我听到浴室里水花飞溅。第十九课：你结婚了吗？对，我妻子跟我在一起，她正站在房间角落里。我想象着那些集尘袋里的蟑螂，此刻正在黑暗中挣扎。

我回到餐桌旁，刚才我正在桌边写一篇幽默小说。这事没人知道，我从来没跟公司里别人的太太提起过，而且几乎都不怎么提醒自己我在写。我在带状灯底下涂涂写写，一直写到要开车出去买食品了才停下。你只能在日落祷告和晚间祷告之间买东西，万一你弄错了时间，那么第一次祷告广播响起，店铺就会砰的一声降下闸门，要么把你困在店里，要么关在门外，只好待在又热又潮的停车场。来自“扬善除恶委员会”的志愿者会在商业区里巡逻。

七月底伊甲兹带上他一家人来喝茶。玛丽-贝丝是一个小个子女人，不过看起来她皮肤底下都浮肿着；没精打采，满脸雀斑，羸弱无力，一头褪色的红发，她那副样子就好像把自己卷成一团躲起来，根本就不习惯开口说话。他有个沉默不语的女

儿，眼睛像黝黑的星星，为了出门做客，别别扭扭地套上一件白色褶边连衣裙。六岁的萨利姆有个尖尖的脑袋，每个动作都踌躇不定，就好像他的四肢随时会咔嚓折断似的。他的眼神颇有戒心；而玛丽-贝丝几乎一直在避开我的视线。伊甲兹跟她说过什么？说他要带她去看一个女人，他有点希望她也能变得跟这女人一样？这个下午过得不太愉快。我好歹应付到了结束，因为有一股强烈的希望一直支撑着我：我已经打完了包，马上就能飞回家了。前一天，当我走进自己存放衣服的备用间时，眼前又出现了让我沮丧的一幕。那排定制衣橱的门——就跟别的“棺材盖”一样又大又结实——被人动过了，铰链松脱；它们的位置都给挪动了，如今只有下面那排铰链还连着，上面那一半门就像是在一台摇摇晃晃的机器上张开的翅膀。

八月一日，雷电交加，暴雨滂沱，我们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起飞，飞行途中颠簸得厉害。其实我对玛丽-贝丝其人其事颇为好奇，挺想再见到她的，可是，另一半的我恨不得她和伊甲兹从此消失。

十一月末，我把我写的书留给一个经纪人，然后回到吉达。当初离开吉达之前我跟我的沙特邻居会过面，她是一个年轻的妈妈，闲暇时在一所女子大学里上点文学课。女性接受的教育通常